

文白對照
詮譯

史記



辭韻上離騷
史家上絕唱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K204.2
32
4

文 白 对 照

史 记

西汉·司马迁

第 四 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三代世表第一	(1)
卷二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2)
卷三	六国年表第三	(3)
卷四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4)
卷五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5)
卷六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6)
卷七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7)
卷八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7)
卷九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8)
卷十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8)
卷十一	礼书第一	(8)
卷十二	乐书第二	(12)
卷十三	律书第三	(23)
卷十四	历书第四	(28)
卷十五	天官书第五	(36)
卷十六	封禅书第六	(50)
卷十七	河渠书第七	(67)
卷十八	平淮书第八	(70)
卷十九	五帝本纪第一	(78)
卷二十	夏本纪第二	(94)
卷二十一	殷本纪第三	(108)
卷二十二	周本纪第四	(120)
卷二十三	秦本纪第五	(154)
卷二十四	秦始皇本纪第六	(186)

卷二十五	项羽本纪第七	(236)
卷二十六	高祖本纪第八	(268)
卷二十七	吕太后本纪第九	(305)
卷二十八	孝文本纪第十	(323)
卷二十九	孝景本纪第十一	(344)
卷三十	孝武本纪第十二	(350)
卷三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375)
卷三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379)
卷三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383)
卷三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392)
卷三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395)
卷三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404)
卷三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417)
卷三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441)
卷三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452)
卷四十	张仪列传第十	(483)
卷四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511)
卷四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524)
卷四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532)
卷四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542)
卷四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549)
卷四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564)
卷四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578)
卷四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589)
卷四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602)
卷五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633)
卷五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641)
卷五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657)

卷五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662)
卷五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683)
卷五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697)
卷五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704)
卷五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727)
卷五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760)
卷五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767)
卷六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785)
卷六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791)
卷六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802)
卷六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827)
卷六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838)
卷六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846)
卷六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865)
卷六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882)
卷六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899)
卷六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904)
卷七十	季布栾布列傳第四十	(918)
卷七十一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925)
卷七十二	張敖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938)
卷七十三	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947)
卷七十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957)
卷七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966)
卷七十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993)
卷七十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1009)
卷七十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1024)
卷七十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1033)
卷八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1045)

卷八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1078)
卷八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1100)
卷八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1120)
卷八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1130)
卷八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1136)
卷八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1141)
卷八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1147)
卷八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1183)
卷八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1209)
卷九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1213)
卷九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1223)
卷九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1236)
卷九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259)
卷九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1279)
卷九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1287)
卷九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1291)
卷九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1309)
卷九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1317)
卷九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1341)
卷一百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361)
卷一百零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1393)
卷一百零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1408)
卷一百零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1435)
卷一百零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1457)
卷一百零五	管蔡世家第五	(1467)
卷一百零六	陈杞世家第六	(1477)
卷一百零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1486)
卷一百零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1500)

卷一百零九 晋世家第九	(1517)
卷一百一十 楚世家第十	(1564)
卷一百一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1605)
卷一百一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1620)
卷一百一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639)
卷一百一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1683)
卷一百一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1705)
卷一百一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1715)
卷一百一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1737)
卷一百一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1769)
卷一百一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1781)
卷一百二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1797)
卷一百二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1800)
卷一百二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1805)
卷一百二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1818)
卷一百二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1826)
卷一百二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1834)
卷一百二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1849)
卷一百二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1863)
卷一百二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1874)
卷一百二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1886)
卷一百三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1896)

卷七十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乾，赵陔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王以为郎中。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未及迁。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张王曰：“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啮齿出血曰：“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于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卒私相与谋弑上。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余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

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余年，会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也，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

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虏曾一人，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匈奴冒顿亲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

以为长者也。”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于是王乃尽偿之。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

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其后使刺举三河。上东巡，仁奏事有辞，上说，拜为京辅都尉。月余，上迁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家于武功。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栈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其后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帐不

办,斥免。

乃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同心相爱;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啖马。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也!”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呵。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

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奈之何?”于昌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户。”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

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籍以闻。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对曰:“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此两人立名天下。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

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方盛贵。田仁数上书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谓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语言也,愿少卿无相诬污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仁还奏事,武帝说,以仁为能不畏强御。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佯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事”。收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崇。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

【译文】

田叔是赵国陘城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田氏的后代。田叔喜欢剑术，曾在乐巨公的住处向他学习

黄、老的学说。田叔为人峭刻廉洁，并因为这样而沾沾自喜。喜欢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游。赵国人把他推荐给赵相赵午，赵午又在赵王张敖那里称道他，赵王任命他为郎中。任职几年，他峻切刚直清廉公平，赵王虽然赏识他，却没来得及提升他。

恰逢陈豨在代地谋反，汉七年（前200），高祖前去诛讨，途经赵国，赵王张敖亲端食盘献食，礼节十分恭敬，汉高祖却傲慢地平伸开两条腿坐着大骂他。当时赵相赵午等几十人都因为这个而生气，对赵王张敖说：“您侍奉皇上礼节完备周全，现在对待您竟是如此，我们要求造反。”赵王把自己的指头咬出了血，说：“我的父亲失去了国家，没有陛下，我们会死后尸体生蛆无人收尸，你们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要再说了！”于是贯高等议论说：“赵王是忠厚长者，不肯背弃皇上的恩德。”就私下里互相谋划弑杀皇帝。恰好事情被发觉了，汉朝下命令逮捕赵王和谋反的群臣。于是赵午等人都自杀死了，只有贯高愿被囚系。这时汉朝又下诏书说：“赵国有胆敢跟随赵王进

京的罪及三族。”只有孟舒、田叔等十多人穿着赤褐色的囚衣，剃掉自己的头发，颈上带着刑具，假称赵王的家奴跟随赵王张敖到了长安。贯高等人谋反的事搞清楚了，赵王张敖得以释放出狱，被废黜为宣平侯，就推荐称赞田叔等十多人。皇上全部召见他们，跟他们谈话，认为朝中的大臣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皇上十分高兴，任命他们都做了郡守或诸侯的国相。田叔做汉中郡守十多年，正逢高后去世，诸吕作乱，大臣杀死他们，拥立了汉文帝。

汉文帝登基做了皇上后，召见田叔问他说：“先生知道谁是天下忠厚长者吗？”田叔回答说：“臣哪里能够知道！”皇帝说：“先生是长者啊，应该能够知道。”田叔叩头说：“从前的云中郡太守孟舒是长者。”当时孟舒因为抵御匈奴犯边抢劫不力而触犯刑律，云中郡被侵犯打劫是最厉害的，被免职。文帝说：“先帝安置孟舒任云中郡太守十多年了。匈奴才入侵，孟舒就不能坚守，毫无道理地让士兵死掉几百人。长者本该杀人吗？先生怎么能说孟舒是长者呢？”田叔叩头

回答说：“这就是孟舒之所以为长者的原因。贯高等人谋反，皇上下达了确切的明白的诏书，赵国有敢跟随赵王张敖的人罪及三族。然而孟舒自己剃掉头发颈带刑具，跟随赵王张敖到他要去的地方，想要和他一起去死，自己哪里料到要做云中郡太守呢！汉和楚长期对峙，士兵疲劳困苦。匈奴王冒顿刚刚征服北夷，又来我们边塞为害，孟舒知道士兵疲劳困苦，不忍心命令他们再作战，士兵们爬上城楼不顾生命地奋力作战，像儿子为父亲、弟弟为兄长打仗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战死者有几百人。孟舒哪里是故意驱使他们作战呢！这就是孟舒是长者的原因。”于是皇帝说：“孟舒真是品德高尚！”又召回了孟舒，让他重新做了云中郡太守。

几年后，田叔因犯法失去汉中郡太守的职务。梁孝王派人暗杀从前吴国丞相袁盎，汉景帝召回田叔让他到梁国审理调查这个案件，田叔查清了这个案件的全部事实，回朝报告。汉景帝说：“梁王有派人暗杀袁盎的事吗？”回答说：“臣死罪！梁王有那件事！”皇帝说：“有罪证吗？”田叔说：“皇上不要过

问梁王的事。”皇帝说：“为什么呢？”田叔说：“现在梁王如果不按照法律被判死刑，这是汉朝的刑法不能实行啊；如果他伏法而死，太后就会吃饭不香睡眠不安，这又是您的忧虑啊！”汉景帝非常赏识他，让他做了鲁国的丞相。

田叔刚刚到任，一百多位百姓主动找上门来，指责鲁王夺取财物的事情。田叔抓住为首的二十个人，每人笞打五十大板，其余的人各打手心二十，对他们发怒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怎么敢毁谤君主呢！”鲁王听说后，非常惭愧，从内库中拿出钱来让国相偿还他们。田叔说：“君王自己抢来的财物，让国相偿还，这是君王做坏事而国相做好事。国相不能参与偿还的事。”于是鲁王就尽数偿还给百姓。

鲁王喜欢打猎，田叔经常跟随鲁王到打猎的地方去，鲁王总是要他到馆舍中休息，田叔就走出苑囿，常常坐在露天地里等待鲁王。鲁王多次派人请他去休息，他终究不肯去休息，说：“我们鲁王暴露在苑囿中，我怎能独自到馆舍中呢！”鲁王因为这个原因不再大队人马

地出外打猎了。

几年后，田叔在鲁国国相的任上死去，鲁王用一百斤黄金给他作祭礼。小儿子田仁不肯接受，说：“不能因为一百斤黄金而损害先父的名声。”

田仁因为身强体健做了卫青将军的门客。多次跟随他攻打匈奴。卫将军推荐称赞田仁，田仁做了郎中。几年后，田仁担任了享有两千石俸禄的丞相长史，接着又失去职位。后来派他侦察视看并纠察河南、河东、河内三郡。皇帝到东方巡狩，田仁奏事言辞精妙，皇帝很高兴，任命他做了京辅都尉。过了一个多月，皇帝又提升他做了司直。几年后因太子谋反受到牵连。当时左丞相刘屈氂亲自率领军队和太子作战，命令司直田仁负责关闭守卫城门，由于田仁让太子逃出城门而犯了罪，交给法官审理后处以死刑。

太史公说：孔子用称赞口气说：“住到这个国家一定参与它的政务”，这样的话说的也是田叔吧！他有节义而不忘贤德，使君王的美誉发扬光大，还能纠正君王的过失，田仁和我关系很好，我所以把

田叔田仁放在一起进行叙述。

褚先生说：“我做侍郎时，听说过田仁早就和任安交往好。任安是荣阳人。幼小时就成了孤儿，生活贫困，给别人驾驭车子到了长安，留了下来，想做一个小吏，没有机会，就了解估算一些地方著录户籍的情况及人口的多少等。武功是在扶风西边的一个小县，山谷口靠山处有通往蜀地的栈道。任安认为武功是一个小县，没有豪门大族，容易提高自己的地位，就留居下来，代替别人做求盗亭父。后来做了亭长。县里的百姓都出城打猎，任安常常给人们分配麋鹿、野鸡、野兔等打猎打来的物品，合理安排老人、孩子和壮丁到或难或易的地方，大家都很高兴，说：“没有关系，任少卿分析辨别事情公平，有智谋。”明天又集合开会，来开会的有几百人。任少卿说：“某某的儿子名叫甲的，为什么不来呢？”大家都惊讶他认识人的迅速。后来他被任命为乡中的三老，举荐为亲民之吏，主持乡邑之事，后又被任命为享受三百石俸禄的官长，管理百姓。由于皇帝出巡时铺帷帐以给皇上使用的事情没有，被罢免官

职。

这以后就做了卫青将军的门客，和田仁在一起，都做门客，住在将军府里，二人知心友爱。这二人家里都很穷，没有钱去买通将军的管家，管家让他们喂养主人的烈马。两人同床而眠，田仁悄悄地说：“这个管家太不了解人了！”任安说：“将军尚且不了解人，何况他是管家呢！”一次卫将军让他俩跟随自己拜访平阳公主，公主家的人让他俩和骑奴同在一张席子上吃饭，这两人拿出刀子把席子割裂和骑奴分席而坐。公主家的人都惊异而厌恶他俩，也没有谁敢大声喝斥。

后来皇帝下诏书征募选拔卫将军的门客做自己的侍从官，将军挑选了门客中有钱的人，让他们准备好鞍马、绛衣和用玉装饰的剑，然后想去进宫报告。正好贤能的大夫、少府赵禹前来拜访卫将军，将军召集所举荐的门客给赵禹看。赵禹挨个挨个地考问他们，十多个中没有一个通晓事理有智谋的。赵禹说：“我听说，将军家中一定能当将军一类的人才。古书说：‘不了解那个国君看一看他任用的

人,不了解那个人看一看他结交的朋友。’现在皇帝下诏书命令举荐将军门客的原因,就是想用这个办法看一看将军能够得到怎样贤德的人和文武人才。现在只是挑选有钱人的子弟上报,这些人没有智谋,就像木偶人穿上锦绣衣服罢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于是赵禹把卫将军一百多个门客全都召集起来,又依次考问他们,发现了田仁、任安,说:“只有这两个人行啊,其余的都没有能够任用的。卫将军看到这两个人贫困,内心怏怏不平。赵禹走后,对他们两人说:“你们自己去准备鞍子和新绛衣等。”两人回答说:“家中贫困没有可用的东西。”卫将军发怒说:“现在您两位自己是贫穷的,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呢?愤愤不平的样子好像给我立下什么功劳,这是为什么?”卫将军出于无可奈何,只得写了报告让皇帝闻知。皇帝下达诏书召集卫将军的门客,这两个人前去拜见,皇帝召见时询问他们的才智情况让他们互相推举评价。田仁回答说:“手里拿着鼓槌,在军门外面站着,使部下甘心情愿为战斗而死,我不如任安。”任安回答说:“决

断嫌疑,评判是非,辨别属下的官员,使百姓没有怨恨之心,我不如田仁。”汉武帝大笑着说:“好!”让任安监护北军,让田仁到黄河边上监护边塞的屯田和生产谷物的事情。这两人的名声立刻就传遍天下了。

后来,让任安做了益州刺史,让田仁做了丞相长史。

田仁曾上书给皇帝说:“天下各郡太守中很多人行为不轨只想着为自己谋利,三河地方尤为严重,臣请求首先侦视督察三河地区。三河地区的太守都在京城内有宠幸的太监为靠山,和三公有亲属关系,天不怕地不怕,应该先纠正三河太守来警告天下行为不轨的官吏。”当时,河西郡、河内郡太守都是御史大夫杜周的亲属,河东郡太守是丞相石庆的后代。这时石家有九人担任享受了二千石俸禄的官吏,正处在兴盛显赫的势头上。田仁多次上书谈到了这件事情。御使大夫杜周和石氏派人来道歉,对田少卿说:“我不是敢于说三道四,希望少卿不要用诬告玷污我们。”田仁侦察三河后,三河太守都被送交法官审理后处以死刑。

田仁回朝报告，汉武帝很高兴，认为田仁很有才能，不畏惧横暴有权势的人，任命田仁做了丞相司直，声威震动天下。

后来田仁遇上太子造反的事情被发现，丞相亲自率领军队，命令司直田仁守卫城门。田仁认为太子和皇帝是骨肉之亲，不想卷进他们父子之间的冲突，就离开城门到各个陵寝去，使太子得以逃出城门。这时汉武帝正在甘泉宫，派御史大夫暴胜之前来责问丞相：“为什么让太子逃走了？”丞相回答说：“我命令司直守卫城门，他却开门放了太子。”御史大夫上报给皇帝，请求批准逮捕司直。司直被送交法官审问后处死。

这个时候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太子在北军的南门外停下车，召见任安，把符节给他，命令他调动北军。任安下拜接受符节，进去后，把军门关上不再出来。汉武帝听说后，认为任安既假装受节，

又不肯附和太子，为什么呢？任安曾拿鞭子鞭打并羞辱北军掌管钱财的小吏，小吏趁机上书报告，揭发他接受太子符节，而且太子还说“希望把好的军队交给我”的事。汉武帝看过报告，说：“这是老于世故的官吏，看到太子谋反的事发生，想要坐壁上观，看到谁胜利就附和顺从谁，有二心。任安犯有判死刑的罪很多，我常常让他活下来，现在竟心怀欺诈，有不忠之心。”把任安交法官审判判处了死刑。

月亮圆了就会亏缺，事物极盛就会衰弱，这是天地间万物的规律。只知道进取却不知道后退，长时间居于富贵之位，也会因灾殃积累而给人带来祸难。所以范蠡离开越国，不肯接受官职爵位，才流芳百世，万年不被人遗忘，一般人哪能比得上他呢！后来者千万要以田仁、任安为借鉴。

卷七十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曰：“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

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

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黑来，我又射之，中黑，黑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